

中央宣傳部叢書



歐戰與和平運動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歐戰與和平運動

目錄

卷頭語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歐戰與和平運動

歐戰與中日和平

隔離歐戰

我們對歐戰的態度

國人對於歐戰的看法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05 5866B

汪精衛

陶希聖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087236

歐戰與日本……………中華日報社評

歐戰和重慶政府……………中華日報社評

歐洲戰爭與中國……………仲平

卷頭語

自從歐戰爆發以後，中日兩國人士，最普遍的心理，大多在計較此次歐戰對於本國在中日戰爭中的地位是否有利。我們認爲這種計較是多餘的。因爲無論歐戰對於中日的利害如何，中日雙方都不宜捲入戰爭的漩渦，而應把東亞從歐戰隔離出來。

日本在歐戰時期，如果要想利用這種機會，來獨佔中國，那日本一定要失敗，如果是利用這機會，來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那便會達到成功的目的。中國方面呢？如果要像陣線論者想利用歐戰的機會，繼續現在已不需要的抗戰，則非但中了共產黨的蠱毒，而且勢必使中國走到滅亡的路上去。好在如今陣線論者的理論，已不能自圓其說，很明顯地失敗了。他們以前斬釘截铁的認爲水火不相容的德國與蘇聯，居然也會化敵爲友，共同分吞波蘭，倘若再想利用蘇

聯的力量，乘歐戰的機會，來對付日本，這簡直是癡人說夢！反之，如能明瞭國際現勢，知歐戰非但無利於中國，並且是在增加中國的危機，要解救這危機，唯有堅定信念，利用這機會，努力中日和平的運動，使中日和平，得以早日實現，那才能復興建設，恢復中國獨立自由的生命。這是需要我們澈底加以認識的。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汪精衛

數年以來，歐洲各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兩個錘子，總是動搖不定。到了最近，戰爭終於不能避免而爆發起來了。中國人民正受着戰禍，對於同受戰禍的歐洲各國人民，只有抱着十二分同情，而望其戰禍之早熄。

決定這回戰爭的最近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德蘇協定。論起德蘇協定，在德國呢，對於反共軸心，不免背棄信義之嫌；但數月以來，英法蘇軍事同盟，大吹大擂，使德國觸目驚心，要打破包圍形勢，免得再踏上次大戰的覆轍，所以出於這樣挺而走險的行爲，也還有些可以自解。在蘇聯呢，對於民主集團，也不免背棄信義之嫌；好在民主集團不過是這麼一個名詞，蘇聯其實也不是什麼民主。只是蘇聯這一次，如果事前不大吹大擂，在莫斯科開什麼英法蘇軍事

同盟會議，則德國也不至走這險着；如果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開不成功，只要不締結什麼德蘇協定，德國也不至於走這險着。如此則歐戰仍然不致於爆發。蘇聯爲什麼如此做法，分明是要使歐戰爆發，這是毫無疑義的。歐戰爆發之後，依據上次大戰經驗，戰敗的國家固然吃虧，戰勝的國家也沒便宜，惟有最後出來的國家纔操有決定一切命運之權，這是誰也羨慕的事。

只是這次與上次大戰不同。上次大戰，最後出來的，只有一個美國；而今呢，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美國，還有日本。此其一。何況意大利是一個反共的國家，如果蘇聯最後出來決定歐洲命運，義大利何能坐視？此其二。英法這次被賣，已很夠受了，難道眼睜睜的上當？此其三。德國也是一個反共的國家，走這險着，只是萬不得已，難道不知爲備？此其四。有此四者，則前途變化如何，此時尙難逆料。

各國都是爲自己打算。蘇聯之所以出此，自然也是爲自己打算，是非曲直，我不欲加以批評，我所注意的是各國如何對付共產黨。

共產黨人是不知有自己國家，不肯爲自己國家打算的。如今英法對德作戰，英法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德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英法德總不能不關心罷。拿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自從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他們的抗戰是第三國際而抗戰，不是爲中國而抗戰，他們只知道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只知爲第三國際打算，不知爲中國打算，一切言論，一切行事，都是由此出發的，因此之故，我和他們無論怎樣不能在一塊。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爲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弄得抗戰的空氣變了質了。這樣抗戰下去，敗則中國實受其禍，成則受其福者不是中國。這樣越抗戰下去，中國亡得越快。這是我離開重慶的原因。我願意英法德諸國人民知道這滋味不是好嘗的！自從歐戰消息到來之後，一般人未嘗不想着，日本人可趁英法在西方打仗的時候，毫不費力的將英法在東方的殖民地拿了過來，然而日本却對歐戰宣告中立，這是什麼緣故呢？日本知道如此做法，英法必然狼狽，其結果促成德的勝利，也就是促成蘇的勝利，不難一轉瞬間使整個歐洲成爲赤

化。所以日本甯可宣告中立，不使英法東西不遑兼顧。日本看到這一層，英法定然也看到這一層，德也未嘗不看到這一層。所以這一場戰，或者會把英法與日本聯合起來；義本來反對共產的，也可聯合起來；美素來反對共產的，即不聯合起來，也必然不會加以反對。其結果德則廢然知返，蘇則落一場空，前途變化如何，縱未可知，但有這可能的。

所以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這在日本有其必要，而在中國尤有其必要。因為日本在此時候，自然想得些從容的時間，保持着而且擴充着優越的國力，來應付世界無窮之變；而中國在此時候，也只有早日結束戰爭，早一日得從事於恢復，以完成建國的工作，纔不致在世界的漩渦中被捲了進去。這是極平常而又極明顯的道理。有人以為中國在此時候，應該對日本抗戰到底，方纔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種說法，在從前是根據着一種茫昧的揣測，來下鹵莽的判斷，以為英法美蘇在一起，日德義在一起，前者是民主集團，反侵略陣線，後者是法西斯集團，侵略陣線，交戰起來，前者必

勝，後者必敗，中國站在前者一方面，所以最後勝利必然可得，可是這種說法在今日已不值一駁了。集團已不成其爲集團，陣線亦已不成其陣線了。誰勝誰敗，縱未可知；而勝敗的結果其及於中國之影響，必然不是那麼簡單了。然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其論據安在？如果說是只是中國和日本抗戰到底，日本也必不得了，須知道，日本也許不得了，而中國必然更不得了。這又有什麼呢？我向來說，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如果和平的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則和平早一日是一日。如今我還是這樣說，而且更堅決更肯定的這樣說，中國在此時候，只有和平，纔是出路。

（二十八年九月五日）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陶希聖

歐洲列強再度瓜分弱小國家與殖民地的戰事開始了。號稱『反侵略』的蘇俄一面與日本停止敵對行爲，一面以四百萬大軍與第三國際前一月還指斥爲侵略國的德國，攜手並進以瓜分波蘭。英法兩國對於波蘭鞭長莫及。波蘭的遠交近攻政策自經造成波蘭二度滅亡的紀錄。而且華沙雖還沒有陷落，『反侵略』的蘇俄已經宣佈波蘭國家不復存在了。

我首先要問中國共產黨還有什麼話說？你們宣傳蘇俄是反侵略陣線的中堅。現在蘇聯已一轉而爲侵略國。他爲『侵略國』的德國張大軍威，供給資源。並且他還不止此，他還要乘波蘭之危，以瓜分弱小國家。

你們說蘇德協定，其意義在解除蘇俄西顧之憂，以壓迫日本，援助中國。

現在他與日本停止一般敵對行爲，以全力侵入波蘭，對抗英法了。

你們說蘇俄是民主陣線的先鋒。他現在公然加入獨裁陣線以與民主國家爲敵。他們不獨敵對民主國家，而且緊密的與反民主的獨裁國家攜手，以凌辱加入民主陣線的弱小波蘭了。

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中國共產黨理論的絕路與宣傳的失敗，原不足惜。可惜的是中國的民族國家，受了列強連蘇俄在內的翻雲覆雨的大禍。眼見得中國與波蘭同爲遠交近攻政策的犧牲品。眼見得中國與波蘭同爲陣線外交政策與集體安全理論的犧牲品。

中國共產黨員是蘇俄的公民，當然正在慶祝蘇俄的侵略戰之勝利。可是中國的公民又怎樣辦呢？

中國的公民們，大家要重新考慮中國的出路吧！全世界都在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中國不能夠死守着和平陣線，死守着抗戰八股吧！

中國靠着英美法蘇以抗日本。現在英美法蘇不獨沒有構成一個陣線，並且分裂爲兩個軸心，混戰一團。中國靠誰來『援華制日』呢？

中國既沒有陣線可靠，那末不好專靠蘇俄嗎？蘇德協定訂定之後，中國不是希望蘇俄能全力向東壓迫日本嗎？現在蘇俄已經相反的做了。他一方面對日本謀和，一方面以全力侵入中歐了。

危疑震驚的英法，不能維持歐洲勢力的平衡。英法的威勢降落下去，美國的力量必然全用到援助英法的方向。美國沒有充分的力量與時機再來過問太平洋的事情了。

這·時·候·，·亞·洲·的·事·情·，·只·有·亞·洲·自·己·來·尋·求·解·決·的·路·徑·。·這·樣·的·歐·美·風·雲·纏·繞·之·中·，·亞·洲·的·事·情·也·正·好·可·以·讓·亞·洲·自·己·來·尋·求·解·決·。

六七年來，中國人怕的是中國單獨與日本解決中日問題，吃下虧來。中國的政府因此定下遠交近攻的政策，想拉了英美法蘇的力量，以牽制日本，加強中國。遠交近攻的政策在一個強國是可行的。在一個弱國，要用遠交來和近鄰

開火，真是遠水難救近火。波蘭不是很好的最新的教訓嗎？他處於德蘇兩大之間，他偏要改變反蘇爾斯基的親德政策，遠交英法以與德國開火。他不是亡了嗎？他不是還沒有亡透而已被反侵略的蘇俄宣佈亡國了嗎？這個最好最新的實例，不是足夠教訓中國的遠交近攻論者嗎？

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中國單獨的抗日本到底，一條路是中日兩大亞洲民族乘了歐洲各國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大時機，雙方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以自決亞洲兩大民族之間的問題。

說到抗戰到底，號稱最堅決的蘇俄公民中國共產黨已經猶疑了。蘇俄祖國今日既與日本謀和，共產黨做了善良馴服的蘇俄公民，也只有反對抗日。抗戰已經是不到底了。並且抗戰到底，也只有抗到川滇黔之西。換句話說，抗戰到底，也只有亡國而無救，甚至於欲在鼓掌之中亡國而亦無人有此閑情來鼓掌了。

說到兩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則不獨兩國可以不受歐洲大戰之禍，還可以

共·享·歐·洲·大·戰·之·福·。我們還能記得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戰時期，中國百業繁榮，社會生產空前進步。中國不獨在物質上進步，即在文化思想上也有空前進步。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發達到抗戰以前的高度的境域。隨社會經濟與學術思想的進步，而有統一中國的三民主義國民政府。政治的進步也發動於第一次歐戰時期。

現在，中國如能夠及早一百八十度的轉入和平，則生產的恢復，經濟的繁榮，都可以看得見指得出。這是一般的常識常理；不必雄辯，不必深論。

也許大家以為日本是否有謀和誠意，是個疑問。我們要知道日本現在正求利用歐戰時機，以獨立自主的立場，力求發展經濟，決不願錯過空前的境遇。中國如戰，則日本可以毫無牽制的戰。中國如和，日本願意及早謀和，不肯放過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中·國·要·亡·，這·是·絕·對·可·亡·的·時·機·。中·國·要·和·，這·是·絕·對·可·和·的·時·機·。亡呢？和呢？中國人應當在大家都一百八十度轉變的今日，重新考慮一番。

戰歐與和平運動

中華日報社評

歐戰發生，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混亂，第一是防共的問題，第二是遠東能否中立的問題，第三是遠東如果牽入漩渦對於中國是否有利的問題，第四是抗戰兩年所作出和平運動是否因為歐戰發生而被推翻或需修正的問題。

關於防共的問題，有人以為德國和蘇俄做了朋友，而且或許還會有日蘇不侵犯協定出現，防共問題已經失去支點，失去對象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汪先生的豔電對於這一點說得很明白：『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把共產國際與蘇俄分別看待，不但是汪先生的見解，也是歐洲政治家的見解。德國不必說，意大利是反共的，但她在早幾年一面與蘇俄簽訂親善協定，一面與德國簽訂防共同盟，並不相妨。不但德意如此，英法也何嘗不如此。英國保守黨內閣痛惡共產主義，然而進行英蘇談判。

法國達拉第內閣對待共產黨可算嚴厲極了，然而一直保持法蘇軍事互助協定，並且參加英蘇軍事談判，增進對蘇關係，到蘇俄拒絕爲止。若說防共的意義因爲有了德蘇不侵犯協定被取消了，豈不是早在蘇意簽訂親善協定時就該被取消了？若說防共的意義因爲歐戰發生被取消了，豈不是早在英法德意因爲阿比西尼亞戰爭西班牙戰爭而衝突時就該被取消了？這次固然是法西斯國家拉攏蘇俄作戰，但要是民主國家拉攏蘇俄作戰呢，難道就是英法和共產主義合流了嗎？獨裁國家是反共的，民主國家也是反共的，不過形式不同。我們反共，在實質上不但是與德意共通的，即與英法也是共通的，但在形式上原不必拘泥德意的形式。防共的實質是防止國際的國內的共產主義，至於藉防共來做合縱連橫，不過是它的副作用。我們主張防共，本來不是拿它來做合縱連橫的，我們向來認定弱國而講合縱連橫是只有做尾巴，被擠死。我們主張防共，乃是爲的防止國際的國內的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國際的合縱連橫由它怎樣變化，對於防共的實質還是無損的。

關於遠東能否中立的問題，答案是要看中國的對策如何，也要看日本的對策如何。假使中國拒絕與日本直接妥協，日本只好去找國際調停，但國際調停必因歐戰而更錯綜，更難產，難產的陣痛因為感冒外邪而被捲入大戰漩渦，這就很有可能了。又假使中國已能負責與日本直接交涉，但日本企圖利用歐戰，以致損及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而挾持國際調停來操縱對華直接交涉，則其結果將只有助長重慶政府對國際的倚賴，繼續阻礙和平，而日本之挾持國際調停終必失敗，以參加大戰為最後冒險。如果事情弄到這一步，遠東就不能保持中立了。但這不是沒有辦法避免的。要是中國有了負責與日本直接妥協的主體，日本也始終保持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則和平可以實現。英美不能阻礙中日和平，只能拒絕和平實現後的投資以為影響和平的手段。但歐戰發生，世界經濟的規律有了變化，中日兩國只要能夠實現和平，即使沒有外資，要開發是難，要恢復則比較容易。何況拒絕投資將不過是一時，而非久遠如此。現在日本以遷延戰爭來做要挾投資的手段，這是看到意阿戰爭及西班牙戰爭沒有先

把投資問題弄妥，戰爭結束之後還是沒有辦法。但現在的情勢不同。現在歐戰發生，中日只要能夠和平，兩國的外交軍事一致，將使英美有隨時答應投資的必要。所以說日本與其以延宕戰爭來做要挾投資的手段，不如以結束戰爭來使得英美非投資不可。以延宕戰爭來要挾投資，在平時是可以，在歐戰的形勢之下却不適用，反而危機，因為在平時延宕戰爭可以刺激外交，在歐戰的形勢下再來延宕戰爭却會激成戰爭的。

關於遠東如果牽入大戰漩渦對於中國是否有利的問題，答案是，不但對於中國無利，對於日本也無利。遠東如果牽入大戰漩渦，勝負之數就須委之於大戰的全局的命運，不能以中國的國力或日本的國力來估計。幸而大戰的結算中國是參加在勝利的一邊，戰時所受損失將如比利士，戰後所遇困難將如帝俄。如果失敗，那是完了。其在日本，假使大戰的結算她只參加在勝利一邊，她的地位將如法國，上次大戰法國幸而戰勝，但法國的地位較之戰前却低了一級，戰前的位次是英法美，戰後成爲美英法了。如果失敗，日本就會變成凡爾賽會

議中的德國。參加世界大戰無論勝敗都是損失，只有第三者可以沾益。中國與日本已經賭博了一場，現在萬萬不可再來一次更大的賭博。

關於和平運動是否會被歐戰所推翻或修正的問題，答案是不會的。現在中國要是再抗戰下去，只有捲入世界大戰的漩渦，而捲入大戰漩渦又是無論勝敗都於中國無利的。歐戰不但不能推翻和平運動，反而更加證明了和平運動的準確性。因為重慶政府的依賴歐戰，與日本的企圖利用歐戰，今後和平運動將更加困難，但這個困難是只要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改變其政策就可以消除的。歐戰不但不能推翻和平運動，也無須修正和平運動。如果要修正，那也只在和平實現後的建設方案而已。

歐戰與中日和平

中華日報社評

歐洲現在已經開始戰爭，英法都將參加。這個戰爭，原非出乎我們的意料。香港南華日報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關於德捷問題的社評已曾指出：捷克問題不會引起戰爭，但它是一塊界石，越過這塊界石，外交即為無用，戰爭即為不可避免。兩個月前，更曾指出在歐洲政治地圖上波蘭的地位與捷克的地位不能相提並論，英法不保證捷克，但必保證波蘭，而且從捷克問題走到波蘭問題的過程當中，指出意大利在地中海去路的被截阻及其在中歐地位的遭受德國控制，加強其對德國的投靠，而作成德意軍事同盟，更從土耳其羅馬尼亞諸國的中立地位的突遭震動，到處奔跑的這種動態當中，指出其為戰爭的風暴快要到來的徵兆。而中華日報復版以來關於歐洲問題的社評，則更指出，希特勒要是決心發動戰爭，他必起來干預英法蘇談判，從英蘇當中拉攏一個。其後德蘇

簽訂不侵犯協定，他們更會指出這個協定會促成戰爭，指出該協定是戰爭到來的象徵與信號；並且事前指出英國將不因該協定而放棄其對波蘭的保證，今後戰爭能否避免，要看英國能否做到把但澤問題與走廊問題的分別解決，她對但澤可以讓步，但不能讓德國支配走廊，因為讓德國支配走廊等於讓德國支配波蘭，等於讓德國支配大戰。英國已經非正式表示但澤對於波蘭沒有絕對需要，但德國利用德蘇不侵犯協定的優勢是否就此為止，是否不進一步堅持支配走廊以為支配波蘭的要求呢？當時就曾提出這樣的疑問，認為未可樂觀。果然，在英國非正式表示但澤對於波蘭沒有絕對需要之後，德國建議十六點當中，却堅持對走廊的要求，就在這一點上爆發了戰爭。

防止世界戰爭是在我們的能力之外，我們嚴密考察這個戰爭的進展方向及速度，只是爲了警告中日兩國要趕在世界戰爭到來的前頭結束中日戰爭；『要和得快』，就是我們的口號。我們的努力只是要避免把中日戰爭弄成世界戰爭的一部，並且要以東亞的局部和平來限制世界戰爭的廣度與深度。不幸重慶政

府終於不知道和平的時機，又不幸日本雖然知道這個時機但是缺乏斷然的處理。

爲了要避免中日戰爭被世界戰爭衝盪以去，爲了要想趕快實現和平，在日本有了阿部內閣的出現。阿部內閣的主觀努力，是在調整英美蘇關係，以便利和平之實現。其和平沼內閣的調整英美蘇關係的政策的不同點是在，平沼內閣企圖日英單獨妥協，撇開美國，對蘇關係則任其不確定，但求避免刺激。阿部內閣則承認不能撇開美國，而以通過英日妥協去獲得美國的諒解，其對蘇俄，則尋求較之以前更爲確定的關係，但對蘇聯關係之性質及分量的確定則須視日本對英美妥協的成就如何而定。前內閣力謀日英單獨妥協，以爲強化日華直接妥協的手段，但現閣不得不承認須對英美作平行協妥，對華原定政策的推進的強度却因此而受到了影響。中華日報社評「我們對於平沼內閣辭職的見解」即曾指出「新閣的困難將在如何修正對於中日直接妥協的外圍國際關係而不致損及中日直接妥協的原則」。阿部着手組織中間，即曾遭遇此困難而幾致流產，

其後阿部明郎表示始終維持近衛聲明原則，始得一致擁護。但阿部就職後發表外交政策談話，對於近衛聲明原則的推進的手續與步驟，將更爲慎重，則是事實。

但我們的看法，阿部內閣的實際推進其外交政策較之其發表外交政策談話將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很有可能阿部的外交政策談話將會來不及實施，就遇到再修正的要求。這個原則就在歐洲的戰爭來得太快，使他措手不及。本來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是大戰尙未到來時期的作品，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是大戰快要到來時期的作品，可是到了大戰已經到來的時期，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也就會和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一樣成爲過去的東西。這一點，完全可以拿日美關係的變動來做具體的說明。在大戰尙未到來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還不能有具體的增進，日本可以假裝看不見，而英日單獨妥協也就是在這上頭找到了盤旋的餘地，而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亦卽以此爲背景的。在大戰快要到來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纔有了具體的增進，使得日本不能再不

加理睬，可是增進的程度還不至於對日本具有壓倒的優勢，這種增進倒是恰好作成了日美之間的一個平衡，作成了日美之間的妥協的交點，不過日美間的妥協還是要借用日英妥協做它的外殼而已。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即以此為背景的。但到了大戰已經爆發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的增進，就會重新打破日美間的這個剛剛達到的平衡，而使妥協發生困難，使剛剛形成的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馬上成爲無用。那時候日本將怎麼辦呢？如果是聽其自然發展，那就很有可能走到日美衝突，甚至於日美開戰。現在來說日美開戰，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歐戰爆發之後，英國把遠東交給美國去代理，有如前次歐戰她把遠東交給日本去代理那樣，這就會是很有可能了。做到了這一步，日美衝突的表面化甚至於發生戰爭，也就會是很可能的了。許多人以為歐戰爆發，英美將斷然對日本讓步以促成妥協，這是錯誤的。事實將完全直反。歐戰爆發之後，隨來的影響則首先將是遠東殘剩的舊均勢的最後破壞，而新均勢的產生則尚須經過一場較之兩年來的中日戰爭更爲劇烈的陣痛。日美衝突將難免表面化，日

本對華戰爭的現成局面將來不及解除。這裏只須伸說一點，即那時候的日美衝突的表面化將是借用日英衝突的表面化爲舞台而表現，有如目前日美企圖妥協是借用日英妥協爲舞台而表現，而其終極，則爲名實俱符的走到日美正面衝突。遠東局勢演變到這一步，將爲一味期待國際調停的重慶政府所完全意想不到的，而正在打算遷就國際調停的阿部內閣，也將爲之吃驚。遠東局勢演變到這一步，將使中日兩國的國運完全爲其政治家的失策所斷送。

但這只是一個可能的前途，即以遠東局勢任其自然發展爲前提。要是中日兩國能警覺這個危機，而講求準確的對策，則未始不可以找出一個完全的前途。這個準確的對策就是中日兩國趕快作成和議，並且徹底促成和議。遠東局勢的安定，有待日美關係的確立，而日美關係的確立則只能在中日問題的合理解決中纔能得到。日本不能以日英單獨妥協來解決日美關係，也不能以遷就英美平行調停來解決日美關係，更不能以與蘇俄結成諒解來解決日美關係。她只能以中日合作來解決日美關係。怎樣纔能得到中日合作呢？日本不能要求中國

投降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在抗戰初期已經試過了。她也不能和英國分贓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從去年一月十六日聲明以後到近衛聲明以前這一段期間也試過了。她更不能和英美平行妥協犧牲中國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個雖還沒有試過，然而正可不必再試了。日本要想獲得中國的合作，決不能以獨佔的形式，也決不能以分贓的形式。日·本·只·有·尊·重·中·國·的·獨·立·自·主·，·與·獨·立·自·主·的·中·國·為·友·，依據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來修正她的東亞新秩序，纔能增進東亞在國際上的比重，而日美間正常關係的確定，也就容易得到了。說來說去，日美衝突是在於日本想獨佔中國上頭，不然就在於日美在華分贓上頭。日本果能放棄其獨佔或分贓的打算，而以獨立自主的中國為友，並以之為媒介，則日美衝突將自然泯滅，遠東局部和平可以保持。

隔離歐戰

中華日報社評

歐洲現在已經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迅速傳播開來，成爲世界的戰爭。全世界將沒有一處不被或遲或早的捲入漩渦，而當前的東亞則正站在這個漩渦的邊沿上。

如何保全東亞，如何把東亞從這戰爭隔離出來，乃是中日兩國的责任及其努力的方向。

許多人以爲歐戰發生，英國將對日本作斷然的讓步，而以此來促成中日問題的解決。這種觀念。犯有兩點錯誤。第一：中日戰爭愈到後來，問題已愈從英日間的矛盾移轉到美日間的矛盾。歐戰發生，英國在遠東將更退却，美國却沒有退却的理由。遠東問題已非英國讓步所能解決，倒是要看美國的態度如何。歐戰發生，可以抵銷英日間的衝突，但日美間的衝突却將更因此而從潛伏

昇到表面，並且強化；而日英衝突則且將成爲日美衝突的附加物，成爲擴大日美衝突的部份。這一趨勢的進展是與結束中日戰爭完全相背的。第二：以日英妥協來促成中日問題的解決無論其爲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是於中國無利的，因爲這個解決，將是以分贓的精神犧牲中國而得到的解決，其結果將會比慕尼黑會議更慘。

有些人則又有相反的看法。他們以爲歐戰發生，日本將乘機滅亡中國，和平是完全無望了。這種觀念，也是錯誤的。錯誤在於，他們和前一批人同樣的把遠東國際關係看得過於單純，只以爲關鍵就在英國的讓步；英國讓步，國際調停就會被促成了，不然就是日本將要趁此滅亡中國了。實際上，日本的外交將必不能因爲英國讓了步就能收效，日本的軍事亦必不能因爲英國讓了步就能橫行無忌。何況歐戰發生，英國在遠東的讓步，將不是採取投奔日本的方式，而是採取投奔美國的方式，投奔美國，只有更加複雜化並且更加強化遠東國際關係的矛盾，日本怎能輕易作成妥協？又怎能趁此滅亡中國？

另外有些人則又以爲歐戰發生引起遠東國際關係的這種複雜化與強化，將有可能促成日本與第三國開戰。現在日本主觀的努力是在極力迴避這個，但終於違反本願的與英國戰爭起來，這個絕不是沒有可能的。由於日美衝突的在不斷增漲中，以致日英妥協僵化；而日美衝突又因爲是潛勢的，無從形成一個固定的具體的據點以爲正面處理，逼得日本只好繼續從對英交涉打開日英關係的僵局入手，這就會走到這樣一個結局：日本最後投奔德蘇協定，跌入世界規模的反英戰爭。這裏的問題只剩下；那個敢挑釁？是英國還是日本？而照眼前的情形看來，似乎兩者都不敢。但決定的因素却不在這上頭，挑釁只是結果的一個部門而已。日英戰爭既有可能，美國又夾在裏邊，這對於中國抗戰將會帶來一個新的前途的。

對於這個看法的前半截，即日本與第三國之間會有戰爭，這是很有研究的價值的，但它後半截的結論，以爲這樣子把中日戰爭牽入成爲世界戰爭的一部份，對於中國的抗戰爲有利，這却是大錯特錯了，要是這樣，中國的命運將只

有走進另一個不可測的境界，以之爲最後的賭博而已。中日戰爭了兩年，還沒有得到一個結果，現在又來把它變成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份，而這個帝國主義戰爭又還剛剛開頭，中國只有逼得把抗戰兩年可以得到的結果一概放棄，重新來等待這個帝國主義戰爭之不可測的結果到來，而把中國的命運列爲這個帝國主義戰爭的命運的一部份，這是何等妄誕，何等輕狂！

我們這樣子考察了各個角度之後，我們忠告中國人民及其政治家切勿對於正在到來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發生幻想，並且忠告日本人民及其政治家要明白認識日本的行動一不·當·心·就·會·把·整·個·遠·東·捲·入·大·戰·漩·渦·。·中·日·兩·國·人·民·及·其·政·治·家·應·當·急·起·搶·救·，·把·東·亞·從·歐·戰·隔·離·出·來·！·看·到·歐·戰·的·火·燄·已·經·起·來·，·就·該·立·刻·來·奠·定·東·亞·和·平·！

要想奠定東亞和平，不能期待英日單獨妥協，也不能期待英美對日平行妥協。要想奠定東亞和平，更不能依靠世界戰爭來得到。什麼都已試過了，什麼都只成爲徒然的努力。事實的發展幫助我們的論點，證明了東亞和平絕不能以

先·戰·的·爭·大·爲·亞·手·洲·段·主·，·也·義·絕·及·汪·不·先·能·以·先·外·的·交·的·豔·電·關·主·張·連·爲·橫·爲·努·力·的·手·段·來·得·到·，·纔·能·得·到·。·東·亞·和·平·只·有·以·孫·

我們對歐戰的態度

中華日報社評

世界戰爭已經起來了。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拿律師的觀點來分別那一邊是禍首，這一邊是自衛，或者拿牧師的觀點來審查那一邊是罪惡，這一邊是正義，都是無聊的。在史大林指揮下的蘇俄以前拿『民主和平陣線』聲討『法西斯侵略陣線』，我們並不因之而特別憎惡德意；在這同一個史大林指揮下的蘇俄現在忽然做了『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朋友，倒在那裏警告英法了，但我們也並不因之而特別憎惡英法。我們主張過不與德意爲敵，但我們絕不同情德意對任何國家開戰；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一樣的不同情英法的參戰。路透社消息說重慶政府大概將要表示同情英法，這不是我們的意思，也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意思。

上次世界戰爭，中國參加協約國方面，適足以表示其爲半殖民地的奴性，

隨宗主國爲僂仰；現在我們無論如何要避免在這場戰爭中投奔任何主人。我們的努力是要隔離這場戰爭。上次世界戰爭，中日兩國政治家曾經主張利用機會把英國在東方的利益用武力搶回來，可是我們現在也不打算這樣幹。

我們不同情德國這一邊的戰爭行爲，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增進對英法的關係，或更因此而改變對日本的觀念。我們也不同情英法的參戰，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改變以合理手續收回第三國在華特權的觀念。

此外我們還須認識歐戰牽涉的方面將甚寬廣，它的持續將不會是短時間的，雙方的勝負是不能預料的。因爲它牽涉的方面將甚寬廣，我們就須注意到要避免東亞被牽入漩渦，不是一樁輕易的工作，千萬大意不得。因爲它的持續將不會是短期間的，我們就須注意不但要從速奠定東亞和平，並且要使這個和平方案能適應外圍的長時期國際非常局勢。因爲雙方的勝負是不能預料的，我們就更加不宜於存有投機取巧的念頭。

我們現在有一點要顧慮的，就是日本雖然表示中立，但避免牽入漩渦的保

證並不因此就算得到了。日本現在還想利用英日妥協並遷就美國，來結束中日戰爭，但歐戰發生後英美日之間的妥協必依然陷於僵局，這個戰局受着歐戰的不斷激盪，將是富於爆裂性的，日本終且違反本願而被牽入漩渦，而東亞的安全也就從此完了。

要想避免東亞牽入漩渦，第一不能讓東亞的現成戰局再延宕下去；而要想從速結束這個戰局，除了中日直接妥協是沒有第二條路。

國人對於歐戰的看法

中華日報社評

歐戰方興，演進到什麼階段與什麼程度，固然是不容易預測出來的，可是國人對於這掀天巨浪的事情，却無一個不予以深切的注意，并且各人有各人看法，於今姑且舉其大概如下。

一、有人以爲中日兩國兩年以來的戰事，固然有無量數的原因，可是歐洲方面尤其是共產黨的幕後操縱。更爲促成戰事的因素，於今歐戰發生，大家自顧不暇，當無餘力，再來搗亞洲的亂，這是於中國前途有利的。

二、有人以爲此次歐戰，固然也有無量數的原因，可是蘇俄的突然轉向，更爲促成戰事爆發的因素，歐陸各國，滿口維持和平，可是都要挑撥人家去戰爭，於今被蘇俄學了乖去，歐陸戰爭，蘇俄却依然隔岸觀

火，將來人家因為戰爭而削弱國力，蘇俄却有利而無損，以後蘇俄一天一天的坐大起來，共產黨必更形猖獗，這是於中國前途有害的。

三、有人以為中日兩國，固宜趕緊走上和平的道路，可是在目前這種國際相互關係之下，當然還脫不了國際間的範圍，所以如何去運用國際間的形勢，方可以達到中國有利的目的，還要憑客觀的事實去做。

以上三種人的看法，差不多可以包括一班普通人士的見解了，所以我們根據著這最粗淺的三種看法，也很可以拿來做進一步的研究。

第一、我們既然看透了中國非亟謀和平，不足以復興建設，而歐洲戰事的時期，非但是為中日議和最適當的好機會，并且還是復興建設的好機會，那我們就應該加緊工作做去，不要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前面已經指明，有些人深知道歐洲自顧不暇，斷然來不及再做對亞洲捭闔縱橫的把戲，所以在這時間，只要中日兩國同具著徹底的誠意，用相互尊重的辦法，和平的實現，就不致於受著人家的牽掣了，至於說到建設復興呢，單講經濟方面，消極說來，

可以減少無量數不必要的進口貨，積極說來，同時便可以推進我們自己農工業的力量，也就是培養我們自己的國力，大家只要少爲翻閱二十年前的老賬，就可以知道了。

第二、說到蘇俄的坐大，以及共產黨的滋長，昨天汪先生已經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推論，他說『德則廢然知返，蘇則一場落空』，他并且研究日本對歐戰，所以甯可宣告中立的原故，就是不要對英法做到爲叢驅雀的地步，換一句話，也就是一種釜底抽薪的表現，本來俄德兩國的協約，其動機都很顯明地爲一時的衝動，而并不配稱爲百年大計，試看蘇俄莫洛托夫關於訂定協約的報告，其中涉及對德的關係有限，而說英法不能合作，却刺刺不休，就足夠表現這不過是政治上一個臨時權宜之計而已，料想這種脆弱權宜的精神，又何嘗不爲希特勒所深知，好在彼此利用，取便一時，都無不可，以後的情形，恐只有上帝能夠知道，方在歐戰爆發的前幾天，世界聞傳張伯倫與希特勒作神經戰爭，其實這個不侵犯協約，又何嘗不是史太林與希特勒神經戰爭的結果，若照

這樣說來，蘇俄既難收坐大的實利，共產黨又何嘗能夠因而猖獗呢。

第三、在這國際相互關係之中，固然脫不了國際的範疇，而必須更加以合宜的運用，可是我們先要認定一個獨立國家，自己應該有其立國的大方針，不要說像重慶政府甘心受了人家的愚弄，還要受寵若驚，是絕對不應該的，就是存心去播弄人家，也一樣得不到好果，歐戰就是擺在目前的鐵證，所以我們既經認定中日在獨立平等之下，應該議和，那就當本著這個信念，積極做去，人家播弄我們，我們隨時加以防範，人家來不及播弄我們，那是更容易向前邁進，我們在抗戰的時代，已經不應該睡在人家的懷裏，完全聽著指揮去做，何況議和是我們自動的工作，做起來時，又何必更蹈重慶東托人西請求而終於一事無成的覆轍，但只要國策拿定，做法拿定，根據了原則，那國際間的運用，也更是不成問題的一件事，所以我們還只是本著信念做去要緊。

歐戰與日本

中華日報社評

歐戰已經匝月，雖然英法對蘇尙未宣戰，對德宣而不戰，可是波蘭已經滅亡了，世界情勢已經改變舊觀了。其關於遠東者，日本將利用此時來獨佔中國呢？還是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如果要獨佔中國，日本將必失敗。如果是要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日本是會成功的。

數十年來中國的地位，依託於太平洋的國際均勢。均勢破壞或動搖的時候，就是中國遭受侵略的時候，而日本則做了好幾次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甲午戰爭就是發生在英俄衝突，美國尙未伸展到得菲列賓羣島的時候。一九一四年發生的歐戰，則給了日本以佔領青島，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機會。一九三一年，英美兩大金融王國從事於世界市場的鬥爭，蘇聯埋頭建設，無力對外，日本得乘機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七年，蘇俄忙於清黨肅軍，美國爲經濟恐慌

所困！英國爲西班牙內戰及地中海與中歐問題所困擾，無暇東顧，蘆溝橋的烽火便燃起了，終於演成這一次空前的東亞慘劇，至今尙未收場。

可是日本千萬不要以爲，過去幾次都是利用國際均勢的破壞以侵略中國，今後將可以利用國際均勢的破壞以獨佔中國。須知這裏有個分別。過去是，國際均勢破壞了，日本纔來侵略中國，而現在則是正當日本侵略中國的中間，國際均勢來了破壞。前一場合是日本利用國際均勢的破壞，而後一場合，則將是倒掉轉來，日本被國際均勢的破壞所利用，所犧牲。現在是日本兵連禍結，急不能解，忽然二次大戰挾排山倒海之勢而來到，日本的侵略中國，已非主動的弄潮，而將被潮頭所淹沒捲蕩以去。其次，過去如利用歐戰佔領青島，是對德國的，德國在遠東的關係不深，所以日本不致因此被捲入正式的對德戰爭。現在要是日本利用二次世界大戰來獨佔中國，在國際關係上的衝突乃是對英對美。英美與遠東的關係絕非德國可比，日本如以對英美衝突的姿態捲入戰爭，這個戰爭就會是正面的，不是那次對德宣戰可比了。所以說，日本要是利用歐

戰來獨佔中國，必然會失敗的。

替日本打算，牠必須置身於歐戰牽及的範圍之外。要想置身於歐戰牽及的範圍之外，第一件事是必須結束中日戰爭。中日戰爭怎樣纔能結束呢？必須着眼在東亞永久和平的建設。中日戰爭是東亞和平崩壞的結果，要是東亞和平的基地不重新奠定，戰爭的結束便會沒有下文，沒有下文的結束戰爭，乃是不可能的。何以不說恢復東亞的和平，而說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呢？因為過去的東亞和平，只是假想的和平，缺乏真實的基礎。這種假想的和平僅僅是侵略的間隙而已。侵略的間隙的和平，是只能存在於國際形勢震盪的前夕的，國際形勢的震盪一來，這種和平馬上就會變成戰爭，然而現在，國際形勢的震盪已經來到，在國際形勢的震盪來到之際，要想建立假想的和平，便成爲不可能。所以說這次必須是東亞的真實和平，永久和平，纔能作爲結束中日戰爭的基礎。東亞的真實和平永久和平，是只能建立在中日兩國的平等合作之上，不能建立在中日兩國的仇恨與報復之上的。中日兩國由仇恨報復走上平等合作，基於中

日兩國的共同認識。過去日本方面有了近衛聲明，中國方面未能接受，是因為中國人民被劫持在重慶政府之下，而重慶政府又依賴於國際援助的幻想。歐戰發生，國際援助的幻想經已破滅，重慶政府亦因之消失其劫持人民的權力。現在正是中日兩國人民攜手言歡的時機。中國方面既已有此普遍的認識與決心，只要日本方面利用歐戰時機不以之獨佔中國，而以之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則和局可成，中日雙方均蒙其利。

歐戰和重慶政府

中華日報社評

在陣線論者的妄想中：以爲中日戰事必須跟世界大戰連接一起，日本在侵略陣線一面，中國在反侵略陣線一面，惡鬥一場的結果，當然是反侵略陣線大獲全勝，於是中國就在結總帳上面，取得了最後勝利。然而這妄想終於被眼前一切無情的事實所粉碎。中日戰事固然是冤冤枉枉地一直被拖到現在，失去了好幾次應當結束的機會，不幸得很，真個要被擠在這場惡鬥之中了。不過我們睜開眼睛，仔細看一看雙方的陣容，所謂侵略反侵略陣線云云，根本沒有這回事，而且算來算去，重慶政府將失去其立足的地點，隨着歐戰的動盪，愈加顯現它的分裂性。

這話從何說起？讓我們先確定一下重慶政府的身分：重慶政府口口聲聲說是和英美法蘇的民主陣線或反侵略陣線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一方聯蘇以自保，

一方聯英法以自重，一方親美以自娛。要想藉英美法蘇錯綜的勢力牽制着日本，要想在國際的夾縫中，實現自己的妄想。然而再讓我們看一看歐戰今後演變的形勢將如何：目前戰局雖局限於德國與英法，但是這戰事在空間上將逐漸擴大，而在時間上將繼續延長，在空間擴大的廣度上，在時間延長的長度中，我們最應當注意的是美日蘇義四國的動向。讓我們姑且假定蘇義兩國將加入德國方面，而美國則加入英法陣營。日本的向背一時還看不清楚。因為日本要是加入在德蘇方面，那末它的海軍將替別人在太平洋中作戰，這犧牲的巨大足以使日本躊躇。要是它加入英法陣營，那末它的陸軍將在滿蒙一帶對付蘇聯的侵入，這在中日戰事未結束以前，日本總想竭力免避的。所以日本在環境未十分逼迫它捲入漩渦以前，它斷不會輕率加入任何一面。不過到了四面逼攏來使它無法躲閃的時候，它總是要加入一面的。

我們先假定日本加入英美方面，那末重慶政府天天喊着跟隨英美的一部分，將自動和日本妥協，而與共產黨脫離，使重慶政府分裂。再假定日本加入

德蘇方面，那末共產黨將聽從蘇聯的命令，向日本「屈膝」，而和傾向英美的
一派分離，仍不免使重慶政府崩潰。所以說來說去，在歐戰的進展中，重慶政
府勢不得不壓在自己攀着的這塊國際大石頭的下而，而被壓得粉碎。

陣線論者的抗戰必勝理論，一半是希望日本的崩潰，一半是妄想國際的變
化。現在日本崩潰的跡象雖遲遲未顯，而國際的變化却出現了。可是這變化的
發端，偏偏沒有符合陣線論者的估計。當初陣線論者的估計，以為世界大戰的
陣容，中國和日本是宿命地處在敵對方面，不料在大戰序幕揭開的今日，因為
德蘇的勾結，使他們預料的陣容全部推翻。這一幕抗戰的演出，可說是以喜劇
始而以喜劇終。何謂以喜劇始？西安事變不是活靈活現的一齣喜劇嗎？何謂以
喜劇終？打來打去，打在一條陣線上，弄得來手忙腳亂，啼笑皆非，這不是又
是一齣喜劇嗎？

從前有人說：以國事為兒戲。現在陣線論者和重慶政府，真個以國家的命
運為兒戲。幸而汪先生在上海方面領導同志，起來做搶救工作。但願在歐洲戰

火未擴大以前，完成「拔火弄」的應急處置，從速奠定中日的和平，確立東亞的地位。使東亞一角不再受戰火的焦燃，則國家復興的餘力猶存，覆亡的慘禍可免。

歐洲戰爭與中國

仲平

中部歐洲開火了，戰爭將發展到什麼階段：擴大起來呢，還是不久就會平息？且待事實來證明，這裏也不欲詳加分析。本文所要說明的，是假定此次爆發的火花便是所謂「歐戰之序幕」的話，對於中日問題有何影響？

此次歐洲戰事之發生，無疑地是由於德蘇關係之顯明轉變，自德蘇簽訂互助條約（八月二十三日）至德波公然開火（九月二日），爲時不過十日，變化如此之速，自非偶然。在德蘇訂約以前，迷信陣線論的重慶政府，對於歐洲問題是這樣論斷的：英法蘇是一條陣線，德意日是另一條陣線，兩條陣線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認爲（同時也希望）這兩條陣線一經開火，日本必被捲入戰爭的漩渦，要派遣海軍到地中海去參戰；這就對於中國有利了，因爲中國可以乘日本實力分散之弱勢，一舉反攻，必獲最後勝利。現在是怎樣呢？戰爭是開始

了，不但日本沒有捲入漩渦，連意大利也未積極參與，這就出了重慶政府的意料之外。

重慶政府也許要這樣說：「若非德蘇新關係之形成，便不致有此變化」，那我們便要追問一句：「河故你們一向斬釘斷鐵的認爲是水火不相容的德國與蘇俄居然倏忽化敵爲友呢？」

本來，德蘇訂約一舉，也是重慶政府所夢想不到的，重慶政府如果稍有洗思滌慮，排去陣線論的製造者共產黨徒的迷惑，以中國本身環境及其利害爲立場，認清勾心鬥角的國際關係，建立一個合理的外交政策，則德蘇關係之轉變，未始不是中國國際關係亦轉變到有利形勢的楔機。無奈麻醉已深的重慶政府，雖已遇到自打嘴巴的打擊，仍不及時猛省，甘心聽從共產黨徒的驅使，始終大捧其蘇俄。他們無話可說的說道：「德蘇締交，是德國向蘇俄屈服的表示；這可證明蘇俄地位之崇高與威力之偉大。此後蘇俄可以約束德國，使其不致過分抬頭；因而以蘇俄一國之力即可保障歐洲的和平。蘇俄既能左右歐洲局

勢，自必更能在遠東幫助中國以抗日本」。結果又是怎樣呢？歐洲和平嗎？却是未出十日便開起火來了，而且正式戰爭也許會形成起來；這又是重慶當局意料不到的。

然而重慶當局仍不覺悟，在歐洲戰事居然發生之後，他們也居然掉換另一種口調，說是歐戰發生，對於中國又是怎樣的有利。我們鑒於國際形勢的突變，對於中國利少而害多，若再不及時改變盲目的抗戰政策，中國反將因國際波濤的震盪而被毀滅了；這是不能不說。

第一、若以爲蘇俄因無須顧慮歐洲，必將以全力來對付日本，這是一種幻想。現在日本並未（將來亦未必）參與歐戰，以她毫未受損的海軍抗禦蘇俄，勝敗誰屬，未可逆料。而況蘇俄根本就不願意自己牽入戰爭旋渦的，她惟有希望別的任何國家之間互相廝殺，留待她將來漁翁得利。蘇俄如果有意與日本啓釁，則張鼓峯事件諾蒙亨事件早已擴大爲正式戰爭了，何待今日。蘇俄之所以與德國訂約言好者，就是爲求避免牽入戰爭旋渦，可不是現在已經證實了

嗎？而且，在德蘇訂約之後，莫斯科一再放出空氣，也願意與日本訂立互助條約；雖然日本毫未表示考慮的態度，但在國際劇變後產生的阿部新內閣正在考慮一般外交關係的一點上，誰也不能斷定日蘇兩國就會開戰。

第二，若以爲日本現在已陷於孤立的窮境，因此與遠東權益有關的其他國家如將乘機組成國際調停（中日戰爭）的局面以壓迫日本，日本也就不得不就範；這種設想也是渺茫的。若果真能形成這種局面，中國自亦求之不得；可是我們則認爲決無可能。蓋所謂與遠東權益有關的其他國家者，當可以英美兩國爲代表。現在，歐戰是已發生了，英國自顧尚且不暇，焉有餘力以增強遠東的地位？在德俄訂約後，許多人皆論斷日本將對英妥協，在我們是認爲日本的反英將愈見加強，這是馬上會有事實來證明的。至於美國，就是利害關係及實力程度而言，未始無壓迫日本之可能；但是，因爲歐戰的繼續，美國勢須幫助英法抵抗德意，及早恢復歐洲的和平，說她必然更在遠東惹起事變，亦無必然的理由；而且，若果日本對美採取相當的退讓（這是絕對可能的，在日本也是必

要的），則素以不問外事爲懷的美國，難道必須與日本爲難嗎？所以，不說國際調停之局面不會形成，即使形成，亦未必對中國有利。

我們所看到的：歐洲戰爭非但不對中國有利，且更增加中國的危機。首先，因爲英國之不能相助，抗戰政權失去太上的靠山；尤其是經濟及軍火的來源告竭，將致雖欲抗而有所不能。另一方面，在毘連西南國境的英法二國的屬地。亦將因其主權國的失勢而不得不減弱對於西南重慶政府的助力；在其反面，則反英而親日的暹羅或將對於重慶政府勢力加以威脅。所以，就重慶政府的本身利害而論，甚至可以說，就蔣介石個人的利害而論，抗戰政策亦有立即改變之必要。

在上述的國際形勢之下的日本是怎樣的呢？德蘇條約之訂立，及前此的日商約之廢止，對於日本確是不利的，然而日本却能鑒於國際形勢之劇變而隨之改變外交方針，並不像重慶政府，死到臨頭，終不覺悟。阿部新閣之產生，就是爲要調度外交政策；現在日本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雖尙在慎重考慮之中，

無從知其究竟，但其決定出來的政策，必能適應當前環境，與其本國有利，當可斷言。同時，日本的對華方針却是一仍不變，因為解決中日問題的原則（近衛聲明之內容）是御前會議決定的國策，國策是不能改變的；故自近衛至平沼，再至阿部，皆遵循此國策以處理中日事變，決未稍有變更。日本的對華國策，以親善友好經濟提攜及共同反共三原則為其骨幹，這種國策對於解決中日戰事及中國前途之發展，其利害得失，吾人久已反覆言之。而在目前極度緊張的國際形勢之下，中國欲避免為狂浪的犧牲，更惟有立即對日談判，立即實現中日間的和平，進而組成東亞的和平基礎，這才是最安全最有利的辦法。

（轉載抗議周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05 5866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